

退休后,一件正事,就是照顾爹娘。

感觉到双亲的老,是他们七十岁之后。家庭聚会,演绎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的戏码,老妈说腰酸背痛,以后周末,你们回来得自己洗手羹汤。因为他们干不了了。这时候,他们自己的日常,买菜、做饭,简单就医,还能自理。

退休之后,我的主旋律,是照顾父母日常生活,投身与衰弱,疾病,甚至死亡作斗争的征程。玩笑说,逛药店跟逛超市一样,去医院仿佛旅行。

母亲从小身体虚弱,五十八岁得大病动过手术,坚持到今已属奇迹。父亲年轻时挑一担水,还能抱着二妹健步如飞。全家人食物中毒,他自行车驮,肩膀背,把三个孩子和老婆送到医院,自己才轰然倒下。等我们输着液从昏迷中醒来,他已经能打水买饭,仿佛没有生过这场病。七十岁给阳台加装保温层,十几箱瓷砖老爸自己扛到二楼。就这样一对,八十以后,终于开口说,走不动,买不动,做不动,需要人照顾了。父母这座双峰山,不可能永远高大挺拔伟岸。

两个妹妹还没有退休,为方便照顾,靠近优质医疗资源,父母从吴忠搬到银川,房子是小妹提供的大妹在吴忠工作,周末有时间,就赶来浆洗做饭送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意识到退休人员责任大,父母在不远游的意义。老公参加户外群活动,频繁出没大江大河,游历四方,邀请同行,我多拒绝。玩笑说,当好全职女儿,是我的新事业。

几年贴身守候,总结经验,温暖微笑服务不可少,更主要是耐心。老人不同于孩子,陪伴交流和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挡不住的金色

晒被、搓手、喝羊汤:这是我的冬日健康三宝。我喜欢晒被是受祖母感染。儿时,我家住本地人老宅,家家门前有空旷场地,冬日暖阳升起,家家户户在场地上用三脚架搁上两根晾衣竹竿,再摊铺上芦苇帘子,然后将铺盖摊到帘子上沐浴阳光。芦苇编织的帘子有缝隙,通透,晒一个小时,将被子翻身晒另一面。我家的场地圈成院落,我的任务是帮阿奶在院子里搭架子铺帘子。家里孩子多床铺多,铺盖也就多,遇上好天气,阿奶还得连续两天轮换着晒。上午晒了一个,中午赶紧换个铺,下午四点钟之前必

健康

情绪价值更为突出。人老了获得重视尊重的需求并不减少。送医保命,脑梗溶栓,安放支架,全家同仇敌忾,更多是日常的琐碎。两老口坐着摇椅谈当年,本来围炉夜话回忆满满温馨暖暖,说着说着,生气了,我这六十岁的“孩子”得给评理,谁对谁错,客观公正,还是浑水摸鱼,非常考验智商情商,比在单位处理复杂的各路关系难多了。

老人脑力下降,电视机体与机顶盒配合一件事,口头教不行,画箭书还是不行,最终以关电视机作罢。非要跟年轻人一样玩智能手机。今天小程序打不开了,明天某个链接找不着了。只微信一项,动不动就不见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卸载的。说手一滑就飞了。一步步找,几次重新输密码,锁住了。拿去维修,人家说,第二天再弄。好不容易输对密码,找两个朋友验证通过才正常使用,没几天,又出问题。最后说,这手机有毛病,换一个,事故仍然会发生。有时候半夜给我们轮番打电话,惊出冷汗,接通了不吭声,再打过去,啥事没有。说按错了。

活成老Baby,自由化不听话。听力下降,你说话声儿太小,他说蚊子哼哼,稍微大点声,说啥态度。夏天说热,对着风扇猛吹,第二天再嚷关节疼,感慨,我们年轻人都不敢睡觉时吹冷风,老人说,关节疼和吹风扇没关系,你能怎么样?吃药,该吃的忘记了,不该吃的,老说自己感冒了,速效伤风胶囊不断吃。只好好吃的盯着吃,买的药盒分成早中晚餐前后和睡前七个格子,一装一周,七个药盒排队,稍微放松传送和监督,就落一顿,让我这个父母口中的“优质服务员”自责不已。

伺候着,我都有些迷信了。建立了李氏姐妹微信群,我们三人在里面,相互报道情况。老爸走了三千步,老妈跟我去超市精神十足,好消息的第二天,不是这个拉肚子,就是

那个摔伤骨折,吓得我不敢造次。我甚至把出现状况,与自己的乐观轻狂挂上钩,想如果我保持不发视频,不在群里表扬他们的“进步”,或许就能避免出现一好配一坏的循环或者说魔咒。所以,我保持了缄默。不久数次接受电话询问。无论喜或忧,还是想得到消息。我学得聪明起来,经过尝试,似乎有点灵验。离开爹妈的住处,夜幕里,望着满天的繁星,站在公交车站,给姐妹群发六个字:今天平安无事!

想想也是,家有耄耋老人,“今天平安无事”几个字,是多么弥足珍贵。平安,表达着愿望,无事,透露着小心。努力地陪伴,让父母的有生之年有光有热,努力地陪伴,把父母宠成撒娇的“老小孩”,努力地陪伴,相互扶持相互照亮与温暖……

与祝兄闲谈,话题是:农贸市场门口路边摊上哪些吃食是正规餐厅不及的。我举一例:糖藕。祝兄认可。轮到祝兄发言,他亦举一例:猪头肉。我举双手赞同。祝兄说,有一天经过菜场门口,看见小贩锅里的猪头肉,被灯光一照,红通通、明晃晃、油亮亮、香喷喷,无比诱人,平时不沾猪头肉的他实在忍不住了,果断出手……

我虽没有祝兄那么冲动,但餐桌上只要有人点猪头肉,我毫不嫌弃,反而乐意蘸上几筷,以作声援;并且最希望见到一种绝色猪头肉——也许是我童年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所致:当时三轮车夫往往一大杯零啤啤酒就一纸包酱猪头肉,快活地打发夏日里的一顿午餐;住在我家楼上的浦东阿婆差我到北京西路成都北路口的熟食店买过酱猪头肉,一纸包才一角五分……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猪头肉算不得高档食材。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倘若烹饪得法,其美誉度可能还在纯精腿肉之上。猪头肉虽好,却因受许多人歧视而摆不上台面。汪曾祺写自己请老师沈从文吃饭,“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

参加一位亲友的婚礼,婚礼主持人开场白是:“各位长辈们、亲友们……”我听着怎么感到有点别扭。再仔细想想,好像现在有很多人发言都是这样开头的:“各位××们……”甚至有主持人或某些演员也这样开头,所以习以为常了。那我为何会感到别扭呢?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有一篇演讲稿开头就是:“各位同学们”,交给老师批改的时候,老师就指出了其中的错误,依稀记得当时老师说:“同学后面加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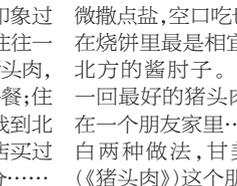
夜读苏轼,书中出现了四个不同的人名:王诩、王侁、王琬、王珣。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第一个:是四个不同的人名,还是作者把一个人名错成了几种写法?第二个:这本书里到底用哪个人名才是规范的?打开电脑,查找古籍影印本、下载电子版、检索个人数字图书馆……一顿操作下来,脉络基本清晰——苏东坡的挚友叫王诩。经过比对,手头这本书里的王侁、王琬、王珣均应改作王诩。

话说这个王诩可不简单。北宋画家,太原人,字晋卿,驸马都尉,娶宋英宗之女宝安公主为妻。能书善画,其书房宝绘堂藏书画颇丰,并与同时期的苏轼、黄庭坚、米芾交好。黄庭坚曾称赞其书法:“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他还独创了词牌名“人月圆”。他的《烟江叠嶂图卷》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了当前一些图书、网络文章,不少作者常将这位驸马爷的名字写错,某知名工器具书更是将其错作“王诩”。文至此,上将名的两个问题已经明晰。但是,我又萌发出了第三个问题——历史上,是否存在有记载的王诩、王琬、王珣?查阅资料的过程,很痛苦,省略。直接把查到的结果与大家分享。王诩,字秘权,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可谓名门之后。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官终均州团练副使。《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两狼山》词目释义中评价:“王诩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杨业之死与他忌功不救有很大关系。”在查阅王诩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芒洛冢墓遗文三编》等收录贺知章所撰《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考》,文中记录了“王侁墓志”的相关内容。然而,《全唐文补遗》中关于同类内容“王诩”作“王琬”。到底是“王诩”还是“王琬”?大量资料汇总后,笔者最终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江苏山东卷》一书中找到了答案。书的第32页印有《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考》拓片,明确写着:“君讳琬。”书里并作了相关介绍,王琬墓志出土于洛阳市北邙山,拓片现藏于江苏省扬州博物馆。至此,王琬这个历史人物也浮出水面。关于王琬,资料里也有记载:“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四库馆查录芳,授华阴县丞。性介,不合上官。”另据《中州诗钞》载:“王琬,字允孟。宝丰人,户部主事公亮子。康熙末岁贡。”可见,这是同姓同名不同字的两个人。探名意趣多。晨曦微露,却不肯卧。于是,赶紧在电脑上敲出了上面的文字。

扒猪脸

西坡



棋枰瓶儿输钞,觑藏春潘氏潜踪,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扒猪脸的过程:(惠莲)“起身走到大厨灶里,舀了一锅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干净,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将大冰盘盛了,连姜蒜碟儿,教小厮儿用方盒拿到前边李瓶儿房里……李瓶

脑的配置被作了降级处理,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代差的主儿。于是,人们对于“扒猪脸”,有了期望。猪脸,即猪头。这个“扒”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说不清道不明。按照旧说,扒,是指先将整只(块)食材煮至半熟,再油炸,最后用火煮熟的过程;如今则笼而统之曰:煨烂食物的烹调法。扒猪脸无须油炸,煨烂又言过其实,故把它理解为一种把食材烧酥的烹饪方法,是没错的。

“各位××们”

柴明华



名之误,名之趣

张凤强

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忆沈从文》)显然,汪曾祺对此,很不以为然而啊。

与此相反,著名学者顾随请老师周作人吃饭,直接上了猪头肉。后来,周老师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记之:“十年惭愧一狐裘,贩卖东西店渐收。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十几年后,他意犹未尽,还津津乐道:“小时候在摊上用几个钱买猪头肉,白切薄片,放在干荷叶上,微微撒点盐,空口吃也好,夹在烧饼里最是相宜,胜过北方的酱肘子。我吃过一回最好的猪头肉,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猪头肉有红白两种做法,甘美无比。”(《猪头肉》)这个朋友,便是顾随。

真可谓,月儿弯弯照猪头,有人欢喜有人愁。事实上,现在的“猪头肉”跟从前的“猪头肉”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显著的是现代版“猪头肉”基本不包含猪鼻、猪耳、猪舌、猪脑等主力部位,它们被剔下单独销售赚大钱了。其情形好比电

夜读苏轼,书中出现了四个不同的人名:王诩、王侁、王琬、王珣。两个问题摆在我面前。第一个:是四个不同的人名,还是作者把一个人名错成了几种写法?第二个:这本书里到底用哪个人名才是规范的?打开电脑,查找古籍影印本、下载电子版、检索个人数字图书馆……一顿操作下来,脉络基本清晰——苏东坡的挚友叫王诩。经过比对,手头这本书里的王侁、王琬、王珣均应改作王诩。

话说这个王诩可不简单。北宋画家,太原人,字晋卿,驸马都尉,娶宋英宗之女宝安公主为妻。能书善画,其书房宝绘堂藏书画颇丰,并与同时期的苏轼、黄庭坚、米芾交好。黄庭坚曾称赞其书法:“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他还独创了词牌名“人月圆”。他的《烟江叠嶂图卷》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了当前一些图书、网络文章,不少作者常将这位驸马爷的名字写错,某知名工器具书更是将其错作“王诩”。文至此,上将名的两个问题已经明晰。但是,我又萌发出了第三个问题——历史上,是否存在有记载的王诩、王琬、王珣?查阅资料的过程,很痛苦,省略。直接把查到的结果与大家分享。王诩,字秘权,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可谓名门之后。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侁坐除名,配隶金州”,官终均州团练副使。《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两狼山》词目释义中评价:“王诩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杨业之死与他忌功不救有很大关系。”在查阅王诩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芒洛冢墓遗文三编》等收录贺知章所撰《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考》,文中记录了“王侁墓志”的相关内容。然而,《全唐文补遗》中关于同类内容“王诩”作“王琬”。到底是“王诩”还是“王琬”?大量资料汇总后,笔者最终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江苏山东卷》一书中找到了答案。书的第32页印有《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考》拓片,明确写着:“君讳琬。”书里并作了相关介绍,王琬墓志出土于洛阳市北邙山,拓片现藏于江苏省扬州博物馆。至此,王琬这个历史人物也浮出水面。关于王琬,资料里也有记载:“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四库馆查录芳,授华阴县丞。性介,不合上官。”另据《中州诗钞》载:“王琬,字允孟。宝丰人,户部主事公亮子。康熙末岁贡。”可见,这是同姓同名不同字的两个人。探名意趣多。晨曦微露,却不肯卧。于是,赶紧在电脑上敲出了上面的文字。

从搓手引起我的防寒思考:冬季最怕冷的是头和脚,因为头是暴露于外,受寒风肆虐;脚离心脏最远,供血也慢。我从少年至老年,冬季必戴帽子。因为长期写作,坐着不动,脚底总感觉发凉,我便穿上雪地靴写作,脚底始终热乎乎的。进入老年,我坚持每天走路锻炼,冬季早晨空气不好时,我便将晨练改在住宅大楼里。所住大楼是V字形,一层14户,走道全长40米,一个来回80米,半个小时走40个来回,相当于3200米,走下来后背冒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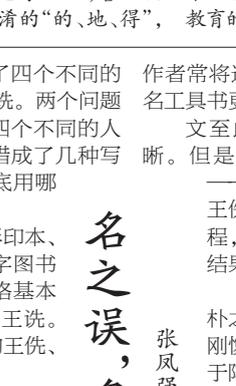
最后说说喝羊汤,羊汤即羊肉汤。我爱喝羊汤是跟着安徽籍夫人学会的。今年立冬以来我家已喝过四回了。夫人的羊汤是这么做:买启东或崇明羊肉,这两地羊肉不膻。选羊后腿肉,三口之家一顿(其实可吃两餐)要下锅两斤以上,因为羊肉缩水率大。切成块后,冷水下肉块焯水,等焯水刚要沸腾还未沸腾时,就将肉块倒进漏水匾子里,再打开水龙头冲洗一遍。炖汤的锅里放凉水,放入葱、姜、花椒、香叶、肉桂等佐料,将洗净羊肉块倒入,再浇少许黄酒,盖上锅盖,大火煮沸,而后转小火煮上半小时左右即可,煮时过长羊肉太酥烂。那原味羊汤一口下去,味蕾大开;三口下去浑身冒热气。冬天,也就热乎乎美滋滋健健康康地过了。

儿问道:“真个你用一根柴禾儿?”惠莲道:“不瞒娘每说,还消不得一根柴禾儿哩!若是一根柴禾儿,就烧的脱了骨。”

猪头烧得脱了骨,达到烂糊状态,便无法切成片,这不是扒猪脸的初衷。烧到了极限,猪头成了猪头糕,那是另一种菜。惠莲的操作还算简单,考究的,需要走完十几道程序才能妥帖。我曾经跟着美食名家江礼扬在肇嘉浜路上一家江苏宝应人开的馆子吃过“扒烧整猪脸”——所谓“整”,即“全”,不像市面上流行的斩成左右半月。端上桌时,唐鲁孙《冰糖煨猪头》中描绘的情形并未出现:“此刻猪皮明如殷红琥珀,筷子一拨已嫩如豆腐,其肉酥而不膩,其皮烂而不糜,盖肉中油脂已历次换水时出脱矣。”一打听,原来厨师有意打了点折扣,俾使猪脸外观和摆盘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猪脸额头皱褶处隐约镶着个“寿”字,正笑眯眯对着食客看呢。据说,那是“扒烧整猪脸”的最高境界。

好看是好看,可谁能对着“寿”、“笑眯眯”下得了筷呢?厨师自然得端回去再加工一番啦。

是教得很清楚的;小学生都知道定语、状语和补语的区别;更不用说词性的褒贬、使用规则,决不会说出“感谢大家聆听我的发言”这样不知敬词和谦词而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本人学识不高,也说不出很多大道理,但总觉得,好好说话、说对话,是一个人的基本文化素养,不可随心所欲。如何做到呢?大概需要到各级学校到社会这个“大学校”的共同努力吧!



七夕会

七夕会